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七十九輯

沈雲龍主編

王船山（夫之）年譜

張西堂編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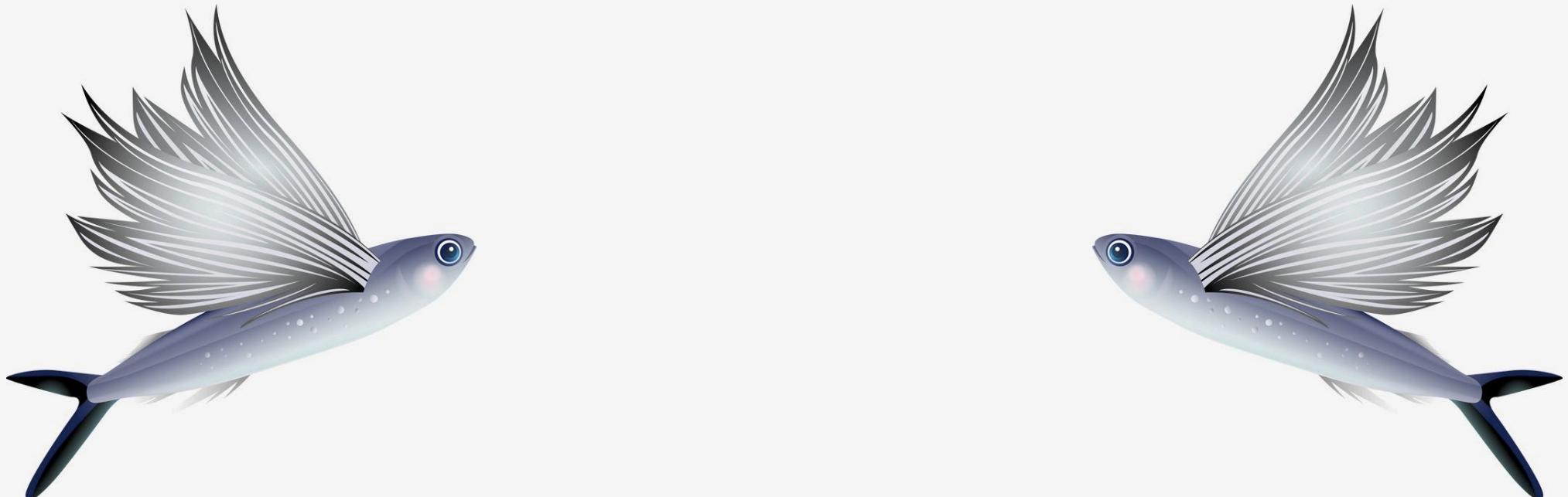
王
船
山
（夫
之
學
譜

自序

明統絕祀，清以異族入主中國，當時學者，咸以神州淪亡之禍，由晚明學術空疏之故。享林梁洲二曲持論皆如是也。其攻擊宋明理學尤力者，在南則有潘用微，在北則有顏習齋。用微直以宋明一理氣之說，始于老莊，「非吾聖人之旨」求仁錄，故倡求仁之說以矯之。習齋則以讀書靜坐，「不啻耽霜鵝羽」朱子語類評，「誤人才敗天下」年譜，故倡習行之說以矯之。其實諸儒所論，皆立訛而破多，其能自創一說以代之者，則惟有王船山一人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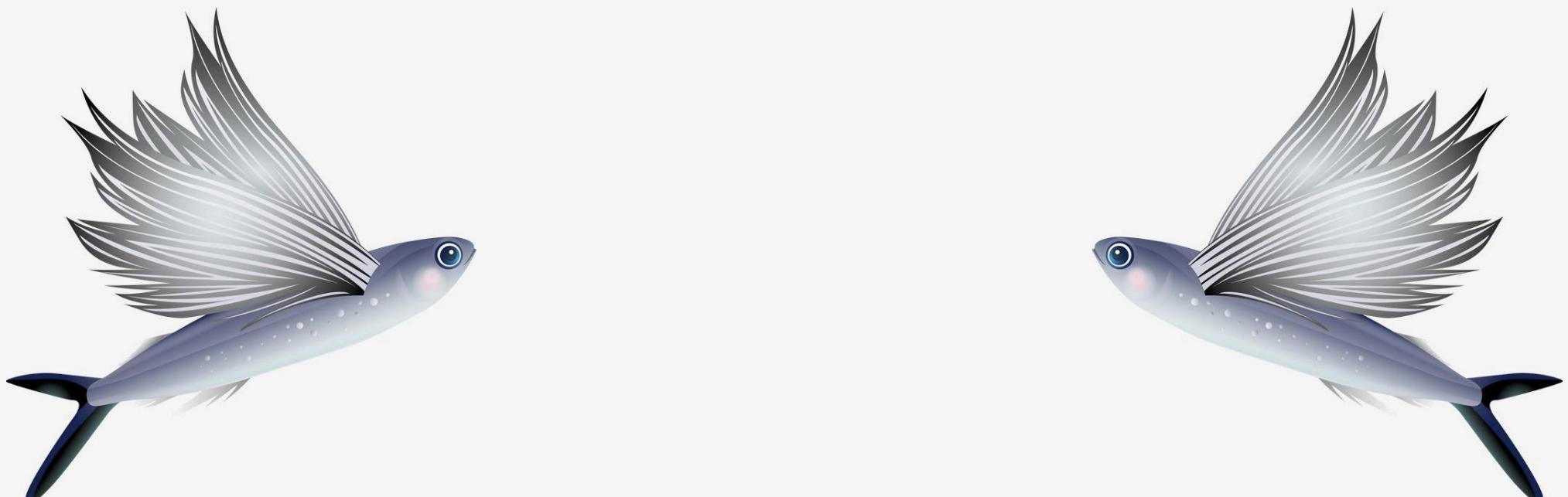
船山深繫陸王之學，竊佛老虛無之旨，貽害于天下國家，乃倡實有生動之論，以破虛無寂靜之旨。其言曰：『盡天地只是箇誠，』而其所謂誠者則『實有』也。宇宙之起源，本爲實有；宇宙之本體，亦爲實有。物生于有，不生于無。而太虛本動，至誠無息，天地之德，生生不已。于是更發爲天地之化日新，物質不滅，諸說實有生動之論立，則虛無寂靜之旨自破。此其立言已有過于黃顧諸儒而無不及矣。清儒治學，咸趨好古，此種風氣，漸染益甚。惟船山則以爲不當『泥古過高，而菲薄方今』。『古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不可以有，而今可以有之。」故其論封建井田學校諸制度，則以「郡縣之天下有利，」「井田之制，湮沒無考，」書院制度，可使「教移于下。」其異于清儒之泥古，有如此者。其謂「人欲之大公，卽天理之至正，」直下與戴東原所持者相合；其提倡民族主義，言論亦至激烈，皆有足多者。

亭林主張以經學代理學，梨洲亦稱與人「約爲讀書窮經，」然于經學上之著述，實遠弗逮船山之宏富。船山諸經碑疏攷異之作，講求名物訓詁，校勘之學，其治經之藝術，直與戴段諸家相若；其持論之允確，且有後儒所弗能及者。則其學術之精卓，亦可知矣。

然自船山之歿，迄今二百餘載，表微顯幽者雖亦有人，而其學實未大白于世。如所云：「蓋天地只是箇誠，蓋聖賢學問只是個思，」「太虛一實，」「器道相須，」「太虛本動，」「道自然也，」諸旨，仍懿有注意及之者，故其思想體系亦未大明。則船山之學，尚有待于研稽也。

比年以來，執教北平，所任課程，適有清代思想一門，船山之學，又所夙好，因感于未有一書綜述其生平學術箸述師友者，乃撰爲斯編，以供學子之參閱。博雅君子，匡其不逮，所甚幸焉。民國二十六年三月三日張西堂謹序。

例言

一、船山先生生當明末清初之際，刻苦似二曲，貞晦過夏峰，多聞博學，志節皎然，方之梨洲亭林，實有過之而無不及；論者謂爲周子以後，一人而已。顧自來未有一書綜述先生之生平學術，著述師友者。茲編之作，分爲傳纂、學述、著述考、師友記，以詳確之考訂，爲系統之敘述，藉以介紹于世之欲知先生之學者。

二、茲編傳纂采輯先生子故所爲董公行述，行述潘宗洛船山先生傳，書稿國史儒林傳稿，并見曾印本；湖南通志列傳，衡州府志列傳，亦見舊刻本；余廷燦船山先生傳，存吾文稿卷四碑傳集；續卷四〇三；唐鑑國朝學案小識卷三，書獻綱微初稿；卷四〇三，書稱唐案；鄧顯鵠船山著述目錄，書刻本排印本；遺書；劉繩船山年譜，書稿；王之春船山公年譜，書稿及劉繼莊；廣陽雜記，卷二；錢林文獻徵存錄，卷六；徐鼒小腆紀傳，卷五；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卷二；七；李培清史稿儒林傳，卷四八六；各書所述先生之事跡，編纂而成。註明各句來歷，並加引句符號；

以資徵信，并見原文。更附年表，以備參閱。竊謂用此種方法，以纂輯前人傳記，雖覺困難，似較忠實。三、茲編學述于先生之思想、淵源、背景、體系、特點，並加注意。如先生云：「盡天地只是箇誠」，而解釋誠為「實有」，即本實有之義，述其宇宙論；如先生論修爲之方法，其本在盡性，即從盡心知性，述其修爲論。既有所本，庶稍確真，以本經證本經之法，固可用之于述學也。

四、茲編著述考于先生之著述，年譜未註明成于何時者，亦就其成書先後，略加以考訂推闡，庶于先生思想變遷之跡，及其治學經歷，更稍明瞭。版本方面，亦就所知見者，一一註明。末附闡于研究先生生平學術之參考書，以便參稽。

五、茲編師友記采取羅正鈞船山師友記，加以攷訂編纂而成。羅記所未獲見之搔首問，其中述及之師友，茲亦加以甄錄于較有關係之方以智等，更就通雅諸書，證明其思想之有相合者。其不甚重要者，則僅列姓氏，以免于繁冗。

六、船山先生著述宏富，茲編所述，提要鈞玄，雖不過十萬言，大體固已具見。至漏之處，自亦不免補苴之功，請俟異日。

目次

自序

例言

一 傳纂

名號籍貫家庭 讀書應試時期 侍父避亂時期 奔走國事時期 隱居著述時期
拒絕作勸進表 自題小像墓石 造書之刊刻 殤後之頌贊

附 船山年表

二 學述

(一) 思想淵源 朱子張子 周易春秋 大學中庸孟子 老莊佛學明儒

一七

(二) 時代背景

- (1) 道學時文之反動 (2) 古字古音之研究 (3) 畫書刻畫之漸盛 (4) 歷算諸學之輸入 (5) 明代亂亡之影響 (6) 經濟變革之影響

(三) 哲學思想

- (I) 宇宙論 (1) 宇宙之起源 太虛一實 物生于有 (2) 宇宙之本體 理氣二元
道器相須 心物一元 太極陰陽 誠與道異名而同實 (3) 天地之日新 文明進化
物質不滅 自然永久 盈虛終始 (4) 天人之關係 天人三始 天人之合
- (II) 體用與動靜 常變 理勢 (III) 心性論 (1) 性善之根據 形色天性 轉善成
性 (2) 性命之日生 (3) 才情之善惡 (4) 不善之由來 (5) 理欲之關係 (IV)
修爲論 (1) 論盡心知性 (2) 論存養省察 存養省察與正心誠意之先後 (3) 論
正心誠意 (4) 論克己復禮 (V) 知識論 (1) 論格物致知 (2) 論知行學思

(四) 政治思想

四
目
二
史
引
三
明
七
六
一
五
一

父兄 提學舉主 嶺外僚友 從王諸友 鄉邑先輩 早歲會文之友 避寇爲主
之友 去官偕隱之友 還山同志之友 山中過存之友 山中通商之友 後進
門人 親懿子弟 方外之友 外間知聞之友 摭首問中所述諸友

王船山學譜

一 傳纂生于明萬曆四七年卒于清康熙三
一六一九——一六九二〇

王船山先生，「諱夫之，字而農，別號董齋」行，「一號竇翁」王，「中歲稱一壺道人，更名壺，」述，「一號一瓠道人，或一瓠先生，或瓠道人，一號雙髻外史，或檮杌外史。」王，「晚歲仍用舊名，居于湘西蒸左之石船山，自爲之記。」行，「稱船山老人，或船山老農，或船山遺老，船山病叟，學者稱船山先生。」王，「所評選有漢魏六朝詩一帙，四唐詩一帙，古文一帙，諸論一帙，皆駁時尚而辨僞體，名曰『夕堂永日』，人士之贈答者，又稱夕堂先生焉。」行，「其先世本揚州之高郵人，明永樂初，官衡州衛，遂爲衡州之衡陽人。世以軍功顯。」傳

「父徵君公諱朝聘，萬曆乙卯辛酉兩中副榜，字逸生，一字修侯。」王，「性篤孝友，衛守李公灝嘉其行，爲表其父塋以旌之。少從伍學父先生游，學父諱定相，一字玉鑑，衡州人。與李若愚魏說爲文

字友游。講席得二王羅李之要，博綜天文地紀人官物曲兵農水利之學，皆淹貫。記「修侯先生既得其學，已而走安成亭州以廣其識力，比歸而鄧東廓、泗山先生講學于南岳，遂受業焉。」記「以真知實踐爲學，謂武夷爲朱子會心之地，志遊焉，以顏書室，學者稱武夷先生。」王「母諱孺人。」行「兄第三人，長兄介之，字石子，一字石崖，號耐園。」行「次兄參之，字立三，二字叔稽，號確齋。」王「先生卽武夷公之季子也。」潘傳

先生「生於萬曆四十七年己未九月初一日子時。」行「少負儻才。」傳「穎悟過人，讀書十行俱下，一字不遺。」潘「七歲而舉十三經。」王「年十四，督學王闡修先生志堅，拔入舉，其後常波水向若先生佳胤。」宣「王澄川先生永祚，曾鑒識首拔。」行「十六而學韻語，閱古今人所作詩不下十萬。」王「自少喜從人間問四方事，至于江山險要，土馬食貨，典制沿革，皆極意研究。」潘「年二十四，與兄介之同應崇禎壬午科湖廣鄉試，俱獲第焉。」傳「先生「以春秋魁」，大主考爲太史吉水郭公之祥，副主考諫議大興孫公承澤，房師則安福歐陽方然先生介也。」華亭章公廣江門蔡公道憲是科俱爲分致。時國勢漸不可支，出場後，遂引爲知己，以志節相砥礪。」行「是年十一月，先生與

兄介之同赴公車北上。」王譜至南昌，道梗，歐陽先生諭以歸養。」行述

「越明年癸未，流賊張獻忠陷衡州；紳士降者，以僞官宦之，不降者縛而投諸湘水。先生走匿南嶽雙髻峯下，賊執質其父以招之。先生自刺股體創甚。」潘傳「傅以毒藥，昇至賊所，賊不能屈。」行述「亦免之，父子俱得脫，復走匿雙髻峯下，築室名續夢菴，聊蔽風雨。」潘傳「甲申五月，聞北都之變，數日不食，作悲憤詩一百韻，吟已輒哭，自乙酉丙戌至于寅同原韻，凡四續焉。乙酉以還，走入永興，將入猺洞，以徵君病不能往。明年丙戌，」行述「明藩有稱隆武年號者，使其督師何騰蛟屯兵湖南，制相堵胤錫屯湖北，楚省兵燹塞野，加以大旱，赤地千里。而逆聞李自成既薨于九宮山，餘黨降者，號爲「忠貞營」，蹂躪潛漢，有發業之勢。堵何兩公措置無術，而又不相能，先生憂其將敗，亟走湘陰，上書于司馬章嘆，指畫兵食，請調和南北，以防潰變。章司馬報曰：「本無異同，不必過慮。」先生默而退。卒之賊勢猖獗，司馬以憂憤卒，堵何兩公遘閔凶，而勢不可爲矣。」潘傳是年先生二十八歲，始有志于讀易，又受父命編春秋家說，成蓮峰志五卷。次年丁亥，清兵下衡州，避居湘鄉山中，借齋遺日。冬十月，丁父艱。翌年春，居續夢菴，講求易理。以上據王譜蓋先生于喪亂之中，猶自勤于鑽研也。

是年戊子『二月，明桂王奔南寧；六月，入潯州；八月，至肇慶。』冬十月，先生與管嗣裘『舉義兵于衡山，戰敗，兵潰，走行在。』『塘公廉錫薦公爲翰林院庶吉士，公告之吏部尚書晏公清，請終制，得旨覆允。』譜次年『去肇慶，由梧州平樂至于桂林。』王『前大學士瞿公式耜留守桂林，特章引薦。』行『疏乞終喪，得旨云：「具見孝思，足徵恬品，著服闋另議。」』己而嘆曰：「此非嚴光魏野時也。遠母遠出，以君爲命，死生以爾。」制終，就行人司行人介子之職。』行『是時粵中國命所係，則瞿式耜與其少傅嚴起恆，而姦邪巨魁，則內閣王化澄，悍帥陳邦傅，內審夏國祥也。桂藩駐肇慶，紀綱大壞，給諫金鑑丁時魁、劉湘客、袁彭年蒙正發，志在振刷，王化澄等害之，目爲五虎，交煽中宮，逮獄將置之死。先生約中舍管嗣裘，與俱告嚴起恆曰：「諸君棄墳墓，捐妻子，從王於刀劍之中，而黨人殺之，則志士解體，雖欲效趙氏之亡，明白慷慨，誰與共之者？」起恆感其言，爲力請于廷。化澄之黨參起恆，先生亦三上疏參化澄，結奸謀國。化澄恚甚，必欲殺之，其黨競致力焉。』譜先生『憤激咯血，因求解職，時有忠貞營降帥高必正者，慕義營救之，乃得給假。高必正者，原名一功，聞賊所謂「制將軍」者是也。』行先生『以其人國難也，不以私恩釋憤。』行『亦不往謝也。』譜『返桂林，復依瞿式耜，聞母病，聞道

歸衡，至則母已歿。其後瞿式耜殉節于桂林，嚴起恆受害于南甯，先生知勢愈不可爲，遂決計林泉矣。初，桂藩議封孫可望爲秦王，起恆力阻之，可望狀起恆，專執威柄。越數年，可望分李定國入粵，遂入衡招先生，先生不往。潘遂浪遊於梧溪、彬州、永陽、晉甯、連邵之間，凡所至期月，人士慕從者衆，輒辭去。清嘗匿常甯猺洞，變姓名爲猺人。王順治十六年己亥，明桂王奔緬甸，十八年辛丑，清兵入緬甸，明桂王被執。王壬寅，聞緬甸之變，明之藩封庶孽稱監國假位號者，於是乎殄盡。潘至己酉先生五十一歲，乃自嶽陰遷船山，築十室，名「觀生居」，遂以地之僻而久藏焉。述

「先生以文章氣節重予時。」湖南通志列傳自潛修以來，啟甕牖，秉孤燈，讀十三經二十一史，及朱張遺書，玩索研究，雖飢寒交迫，生死當前而不變。迄暮年，體羸多病，腕不勝硯，指不勝筆，猶時置楮墨于臥榻之旁，力疾而纂註。顏子堂曰：「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於四書及易、詩、書、春秋，各有稗疏，悉考訂草木魚蟲，山川器服，以及制度同異，字句參差，爲前賢所疏略者。述論易不取京房，以陳搏先天諸圖爲不足信。詮釋尙書，往往有新意。又以毛詩傳、鄭氏箋、名物訓詁不備，爲書辨正之。其叶韻辨一篇，足爲典文之美焉。錢經學家後先生而起者無虛百十人，所言皆有根柢，然有

矜爲創獲，不知爲先生所已言者；四庫總目於春秋稗疏中曾論及之，實未易一二數也。」李『讀史讀註疏，於書志年表考駁同異，人之所忽，必詳慎搜閱之，而更以聞見證之，以是參駁古今，共成若干卷。至于敷宣精義，羽翼微言，四書則有讀大全說、詳解、授義，周易則有內傳、外傳、大象解，詩則有廣傳，尚書則有引義，春秋則有世論家說，左傳則有續博議，禮記則謂陳氏之書應科舉者也，更爲章句，其中大學、中庸、則仍朱子章句而衍之。』行『至于守正道以屏邪說，則參伍於濂洛關閩，以闡象山陽明之謬，斥錢王羅李之妄，作思問錄內外篇，明人道以爲實學，欲盡廢古今虛妙之說而返之實。』同『又謂張子之學，切實高明，正蒙一書，人莫能讀，因詳釋其義，與思問錄內外篇互相發明。』同『又以文章莫妙於南華，詞賦莫高于屈宋，故于莊騷尤流連往復，作莊子解，莊子通楚詞通釋。又著搔首問侯解噩夢各種，及自定詩集，評選古今詩，夕堂永日緒論，注釋老子、呂覽、淮南各若干卷。』清『末年作讀通鑑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以上下古今興亡得失之故，制作輕重之原，諸種卷帙繁重，一一皆楷書手錄，貧無書籍紙筆，多假之故人門生，書成因以授之，其藏於家與子孫言者，無幾焉。』行『自明統絕祀，先生著書凡四十年而終。』傳『凡百餘種，』王『三百餘卷。』唐『其學無所不窺，述

于六經皆有發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氣，聖賢學脈，僅此一綱耳。」

劉記

康熙十八年戊午，吳三桂潛號于衡，其『僚有以勸進表相屬者，先生曰：「某本亡國遺臣，所欠一死耳。今汝亦安用此不祥之人哉？」遂逃入深山，作祓禊賦。』余傳賦曰：「謂今日兮令辰，翔芳皋兮蘭津；羞有事兮江干，疇憑茲兮不歡。思芳春兮迢遙，誰與娛兮今朝。意不屬兮情不生，予躊躇兮倚空山而蕭清。闡山中兮無人，蹇誰將兮望春。」行述『吳逆既平，湖南中丞鄭公端聞而嘉之，屬郡守某餽粟帛，請見先生以病辭，受其粟，反其帛。』余傳

『年七十二，久病喘歟，而吟誦不輟。』行王書次年元旦次日卒，年七十四。『自題遺像曰：「把鏡相看認不來，問人云此是蓬齋。鰐子朽後隨人卜，夢未圓時莫浪猜。誰筆仗此形骸，閒愁輸汝兩眉開。鉛華未落君還遠，在我自從天乞活埋。」』行述『葬於大樂山高節里。自題其墓曰：「明遺臣王夫之之墓。」自銘曰：「抱劉越石之孤忠，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幸全歸于茲邱，固衝恤以永世。」嗚呼！先生之志可悲也。』

『先生子二人曰敬，曰啟。』潘傳『啟字虎止，能紹其家學者。』余傳『操履高潔，博學有文名。』李略

『當是時，海內儒碩，北有容城，西有鄼厔，東南則崑山、餘姚，而亭林先生爲之魁。先生刻苦似二
曲，貞晦過夏峰，多聞博學，志節皎然，不愧黃顧兩君子。顧諸君子肥遜自甘，聲望益炳，蒸幣充庭，干旌
在野，雖隱逸之薦，鴻博之徵，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天子動容，其書易行。先生竝身猺峒，絕跡人間，席
棘怡茶，聲影不出林莽，門人故舊又無一有氣力者，爲之推挽，沒後十四年，(生)遺書散佚，其子啟始
爲之收輯推闡，上之督學宜興潘先生，因緣得上史館，立傳儒林，而其書仍湮滅不傳。』李略遺書道
光庚子族孫世佺始刻行，咸豐四年燬于兵燹。李略同治二年曾國荃刻于江南，海內學者始得見
其全書焉。』清傳

〔註〕『十四年』曾刻本船山遺草作『四十年』，謂茲依王譜更正。李略清傳並譯作『四十
年』，則因鄧錄而誤也。案行述明云：『府君之逝，今十有四年矣，值聖朝之寬大，蒙太史之
採風。』而潘傳實作于康熙四十有四年乙酉曾刻本作丙酉，實誤辨見王譜，皆足證『四十』之爲
譯誤也。

先生歿後，潘傳余傳，皆謂先生『篤信好學』，余傳『方明之亡，先生非不知事不可爲，然且窮老

靈氣，奔竄于荒巖絕徼間。」發議論，攻檢邪，終演不用，隱而著書，其志有足悲者。」清唐宋則曰：「先生理究天人，事通今古，探道德性命之原，明得喪興亡之故，流連顛沛而不違其仁，險阻艱難而不失其正。窮居四十餘年，身足以礪金石，著書三百餘卷，言足以名山川，遞迹自甘立心恆苦，寄懷彌遠，見性愈真。奸邪莫之能擾，渠逆莫之能禦，嶽崎莫之能躡，空乏莫之能窮。先生之道，可以垂乎百世矣。」又曰：「先生之著書也，大抵爲人心之衰，世道之遞，學術之不明也。汪洋浩瀚，煙雨迷離，以縣邈曠遠之詞，寫沉蒼隱幽之志，激而不盡其所欲言，婉而不失其所宜語，蓋胸中之蘊蓄深，而腕下之福機密也。斯其爲有道君子乎？」劉記謂爲「洞庭之南，天地元氣，聖賢學脈，僅此一綫。」雖屬贊辭，皆非虛加之也。嗚呼亦可以想見先生之爲人矣。

附 船山年表

先生事跡，已述于傳纂中，茲更就劉王二譜，撮其要製爲年表，以補傳纂之所未詳明者。劉王二譜所未及者，亦并以附入焉。

公元	明清紀元	船山先生事跡及其有關係之事跡
一六一九	萬曆四七年己未	先生一歲。九月初一日生于衡州。時父武夷先生年五十，母諱孺人年四三。同時大儒孫夏峯年三六，黃梨洲年十歲，陸桴亭張橫闡年九歲，錢澄之年八歲，顧亭林年七歲。
一六二〇	萬曆四八年庚甲	先生二歲。八月明光宗即位，九月明熹宗即位。
一六二一	天啓元年辛酉	先生三歲。父武夷先生中副榜。
一六二二	天啓二年壬戌	先生四歲。與次兄同入塾從長兄受讀。
一六二三	天啓五年乙丑	先生七歲。從長兄受讀，舉十三經。
一六二四	崇禎元年戊辰	先生十歲。從父受經義至數萬首。是年李二曲已二歲。
一六二五	崇禎五年壬甲	先生十四歲。督學王聞修先生志堅拔入學。
一六二六	崇禎七年甲戌	先生十六歲。始從里中和四聲者問韻，學韻語，諸古今人所作詩不下十萬。
一六二七	崇禎十二年己卯	先生二十一歲。十月與郭鳳經管嗣裘文之勇初集匪社。是年顏習齋已五歲。
一六二八	崇禎十四年辛巳	先生二十三歲。春耕溉灌園，種竹雜植花卉。
一六二九	崇禎十五年壬午	先生二十四歲。與兄赴武昌省應鄉試，先生以春秋第一中式第五名。冬自武昌歸

，父命與兄同赴公車北上。是時李白成已陷河南汝寧開封，遂陷湖北襄陽，分兵逼荊州。張獻忠由潛山安慶逆逼蕲水。

一六四三 崇禎十六年癸未

先生二十五歲。楚中亂，先生與兄自南昌歸。刻乾清園詩集。三月張獻忠陷黃州，五月陷武昌，八月陷岳州長沙，十月衡州潰陷。得武夷先生，索先生及長兄；先生鬻面傷脣，鼻示賊，因與武夷先生俱得脫。

一六四四 崇禎十七年甲申

先生二十六歲。三月十七日李自成陷京師，四月清兵入關破走李自成，五月清兵定北京。先生始聞國變，悲憤不食者數日，作悲憤詩一百韻，叶已輒哭。順王由崧立于金陵，以明年爲弘光元年。營續夢菴于黑沙潭上雙林峯中。

一六四五 清順治元年

先生二十七歲。五月清兵下金陵，至蕪湖，明總兵田雄投降王降，先生聞變，續悲憤詩一百韻。唐王李鍛文于蘆州，改七月朔後爲隆武元年。先生侍父避兵于永興。

一六四六

明隆武二年丙戌
清順治三年

先生二十八歲。居續夢菴，始注周易。夏，上書余都御史湖北巡撫章公廣于湖南軍次，指畫兵食，諮詢和南北，督師防潰變，不書。八月清兵下江州，明唐王被執，先生聞變，續悲憤詩一百韻。桂王立于肇庆，改明年爲永曆元年。先生受父命編春秋宋說。成蓮華志五卷。

			一六四七	明永曆元年 清順治四年 丁亥	先生二九歲。清兵克湘陰，四月，桂王至武岡州，先生與夏汝弼由湘鄉間道奔 赴，淫雨綢月，困車架山，不果往。清兵克衡州，先生與夏汝弼避諱宋于上湘 ，借書遺日。十一月，武夷先生卒，年七十有八。
			一六五八	明永曆二年 清順治五年 戊子	先生三十歲。春居蓮花峯，講求易理。二月桂王奔南寧，六月入潯州，八月至 樂慶。冬十月，先生與管嗣襄舉兵衡山，戰敗軍潰。走行在。堵公鳳陽先生 爲翰林院庶吉士。先生告之吏部尚書晏清，請終制，得旨允允。是年劉獻廷生 。
			一六四九	明永曆三年 清順治六年 己丑	先生三一歲。夏，先生自桂林歸南嶺，理殘書，攜貢稿至縣侍母，土人弄兵 謀危先生，幾不免；割家中所有去，貰薇稿與焉。母諭令去衡，復赴樂慶。署 公式船爲先生請闈試，疏請終喪免闈試，得旨具見幸恩，足徵恬品。
		一六五〇	明永曆四年 清順治七年 庚寅	先生三二歲。先生至湘州就行人司行人介子之職。時給諫金璽丁時魁劉湘客袁 彭年蒙正發志在振刷，王化澄等害之，目爲五虎，交燭中宮。先生約中會管嗣 襄與俱告嚴起恒曰：「諸君竊壞基，捐妻子，從王子刀劍之中，而寡人殺之， 則志士解縛，雖欲趙氏之亡，明白慷慨，誰與共之者？」起恒感其言，爲力請 于廷，不聽。歸衣衛士掠金璽等舟，先生正色責之，乃止。四月，書德復美阡	

一六五一	明永曆五年 辛卯	清順治八年	先生三三歲。先生翠眷抵家，始奉母歸。人譙。
一六五二	明永曆六年 壬辰	清順治九年 癸未	先生三四歲。孫可望據逼明桂王于安陸所，別將李定國由廣東入衡州，招先生，先生不往。徙居耶蘆山側，（爲南嶺七十二峯之一，跨衡陽祁陽邵陽三縣。）
一六五四	明永曆八年 甲午	順治十一年 乙未	先生三六歲。秋避兵零陵北洞鈞竹源雲巖山等處。冬徙居常寧西南鄉小莊園側西莊源。號姓名爲私人，爲常人說易春秋。
一六五五	明永曆九年 丙申	順治十二年 丁酉	先生三七歲。春客遊興甯山中，寓于僧寺，有從遊者，爲說春秋。始作周易外傳。八月老子衍成。
一六五六	明永曆十年 戊戌	順治十三年 己亥	先生三八歲。居西莊源。三月黃書成。

一六五七	永曆十一年 順治十四年丁酉	先生三九歲。至小雲山訪劉近菴。
一六五八	永曆十二年 順治十五年戊戌	先生四十歲。自去年夏自西莊源徙歸衡陽，居蓮花峯下續夢庵。九月，家世節錄成。
一六五九	永曆十三年 順治十六年己亥	先生四一歲。二月明桂王奔蘆甸。
一六六〇	永曆十四年 順治十七年庚子	先生四二歲。徙居湘西金關鄉高節里，卜築于菜黃塘，遺小室名曰收葉廬。
一六六一	永曆十五年 順治十八年辛丑	先生四三歲。清兵至蘆甸，桂王被執。
一六六二	清康熙元年壬寅	先生四四歲。居敗葉廬，闡明桂王被執，續悲憤詩一百韻。
一六六三	清康熙四年乙巳	先生四五歲。居敗葉廬，重訂「讀書說。」
一六六四	清康熙五年丙午	先生四八歲。唐端笏來遊先生門下。
一六六五	清康熙七年戊申	先生五十歲。居敗葉廬，秋七月成春秋家說，望日王子爲之序。春秋世論成？
一六六六	清康熙八年己酉	先生五一歲。居敗葉廬，輯戊子以來所作古近體詩爲五十自定稿。冬構草菴閣南齋，題曰觀生居。編續春秋左傳氏傳譜。

一六七〇	清康熙九年庚戌	先生五二歲。居觀生居，夏秋仍居耽菴廬，歲以爲常。
一六七一	清康熙十年辛亥	先生五三歲。方以智屢勸先生逃禪，先生不應。
一六七二	康熙十一年壬子	先生五四歲。方以智卒于泰和蕭氏，先生聞，哭之。定老子衍舊稿。
一六七三	康熙十二年癸丑	先生五五歲。唐端笏贈老子衍重定稿，歸于家，不成于火，遂無副本。
一六七四	康熙十三年甲寅	先生五六歲。吳三桂撤至衡州，先生至湘鄉，冬始歸。因避濱氣，泛宅數載。
一六七五	康熙十四年乙卯	先生五七歲。先生寓郡城北，二月至長沙，岳陽，三月歸至郡。嘗有饋來遊先生門下，受所注禮記。八月赴江西萍鄉，九月歸還觀生居。於相去二里許下，仍里人舊址，築草堂曰湘西草堂。
一六七六	康熙十五年丙辰	先生五八歲。居湘西草堂，夏渡湘至斗巒（衡州府城東二十里），九月留長沙，十月至湘鄉。始撰周易大象解一卷。
一六七七	康熙十六年丁巳	先生五九歲。秋七月禮記草句四十九卷成。
一六七八	康熙十七年戊午	先生六十歲。三月吳三桂僭號衡州，其黨以勸進表來屬，先生婉詞拒之，逃入深山，作藏經賦。子敵出老子衍舊稿，復錄之。
一六七九	康熙十八年己未	先生六一歲。二月，與章有謨避兵櫟林山中，著莊子通。還湘西草堂，定經註，秋散稿，輒同吟。

一六八〇	康熙十九年庚申	先生六二歲。輯己酉庚戌以來所作古近體詩為六十自定稿。
一六八一	康熙二十年辛酉	先生六三歲。為先聞上人訂相宗絡索，為及門諸子就莊子。
一六八二	康熙二一年壬戌	先生六四歲。九月識說文廣義，十月識噩夢。
一六八三	康熙二二年癸亥	先生六五歲。正月序經義。
一六八四	康熙二三年甲子	先生六六歲。五月五日作俟解題詞。
一六八五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	先生六七歲。八月楚詞通釋成。病中勉為諸子作周易內傳。
一六八六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	先生六八歲。兄介之卒。
一六八七	康熙二六年丁卯	先生六九歲。撰讀通鑑論。
一六八八	康熙二七年戊辰	先生七十歲。南窗漫記成。編七十自定稿並序。
一六八九	康熙二八年己巳	先生七一歲。識小錄成，自題小像。
一六九〇	康熙二九年庚午	先生七二歲。居湘西草堂評選詩文。序夕堂永日續編。
一六九一	康熙三十年辛未	先生七三歲。久病咳嗽，吟誦不輟。
一六九二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	先生七四歲。正月初二日午時卒。

二 學述

先生之學，對於四部，造詣俱深，闡述亦明，經學則有諸經稗疏等書，史籍則有讀通鑑論等書，諸子則有老子衍莊子解等書，文學則有夕日永日緒論等書，深閑博贍，較同時黃顧諸儒，固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于哲學思想，政治思想，先生創見之卓犖，議論之精闢，尤非黃顧諸儒所能望其項背；以清初論，先生實不愧為當代一大思想家，非梨洲亭林夏峯二曲之所能企及也。

茲于先生之學，（一）先述其思想淵源，（二）次論其時代背景，（三）再述先生之哲學思想，（四）先生之政治思想，（五）先生之經學，（六）先生之史學，子之學附（七）先生之文學。（三）（四）兩項，為先生學術思想之最重要者，稍詳述焉。

（一）思想淵源

先生之學，行述以為『參伍于濂洛關閩』，余傳則謂『其學深博無涯涘，而原本淵源尤神契正統』一書，于清虛一大之旨，陰陽法象之狀，往來原反之故，靡不有以顯幽扶微，折其奧窓。又曰：

橫渠以禮爲堂，以易爲室，所稱四先生之學，柱立不祧者；而著正義一書，尤窮天地之奧，達性命之原，反經精義，存神達化，朱子亦謂其廣大精深，未易窺測。先生究察于天人之故，通乎晝夜幽明之原，即是書暢演精釋，與自著思問錄內外二篇，皆本隱之顯，原始要終，朗然如揭日月。至于抉樹道教，剖析數千年學術源流，分合同異，自序羅羅指掌，尤可想見先生素業。雖其逃名用晦，遞迹知稀，從遊蓋寡，而視真西山魏了翁以降，姚許歐吳諸名儒，僅僅拾雒閩之糟粕，以稱理學，其立志存心淺深本末，相距何如也。唐案則曰：『其爲學也，由關而洛而閩，力詆殊途，歸宿正軌。觀其于大學爲之衍曰：「……聖人復起，不易朱子之言矣。」其衍中庸曰：「……僭承朱子之正宗而爲之衍，以附章句之下，……先生之學宗程朱，於是可見矣。」鄧錄則曰：「先生憂之，生平論學，以漢儒爲門戶，以宋五子爲堂奧，而原本淵源，尤在正蒙一書，以爲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據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復起，未之能易。惟其門人未有遠庶者，而當時鉅公，如富文司馬諸公，張子皆以素位隱居，末由相爲羽翼；其道之行，曾不得比于邵康節之數學，而世之信從者寡，道之誠然者不著。是以不百年而異說興，又不二百年而邪說熾。其推本陰陽法象之狀，往來原反之故，反覆辯論，累千百言，所以歸

答上秦象山姚江者甚峻，或疑其言太過，要其議論精卓，踐履篤實，粹然一軌于正，固無以易也。今案先生之學，原本淵源，固在張子。觀其自銘曰：「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服膺之意，臨終猶見。余傳鄧錄所言爲允。先生之于程朱，則時有所督議。如云：

程子統心性天於一理，於以破異端妄以在人之幾爲心性，而未始有爲天者，則正矣。若其精思而實得之，極深研幾而顯示之，則橫渠之說尤爲著明。蓋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氣上說，若無氣則俱無也。讀四書大全說
卷十四頁五八

張子推本神化，統動植于人，而謂萬物之一源；切指人性，而謂盡性者不以天能爲能，同歸殊途，兩盡其義，乃此篇（誠明）之要旨。其視程子以率性之道爲人物之備焉者，得失自曉然易見。張子正蒙注
卷三下頁一

程子謂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爲二，其所謂氣質之性，才也，非性也。張子以耳目口體之必資物而安者爲氣質之性，合于孟子，而別剛柔緩急之殊質者爲才，性之爲性，乃獨立而不爲人所亂。同上頁
一六

此從張子之說，而以程子爲非是也。如云：

朱子說道體無爲是統論道，張子言性則似以在人者言之……以實思之，道體亦何嘗不待人宏也……張子之意，則以發聖言之大指。讀四書大全說卷六頁七八

朱子謂知性乃能盡心，而張子以盡心爲知性之功，其說小異。然性處于靜，而未成法象，非盡其心以體認之，則偶有見聞，遂據爲性之實然，此天下之言性者所以鑿也。張子正蒙注卷四上頁二

張子以博文之功，在能立之後，與朱子以格物爲始教之說有異。而大學之序，以知止爲始，修身爲本，朱子謂本始所先，則志道強禮爲學之始基，而非志未大立未定，徒恃博文以發明善，明矣。同上卷四下頁一四

此從張子之說，而以朱子爲非是也。唐案所云「由關而洛而閩」，「先生之學宗程朱」，實非允當之論。聞舊致之先生之學，得之于易春秋者實亦甚深，當明亡後，先生避兵深山，竄居窪洞，猶時時講說易春秋，足見先生於斯二經饑研之勤。張子正蒙注序云：

周易者，天道之顯也，性之靈也，聖功之屬也。陰陽動靜，幽明屈伸，誠有之而神行焉，禮樂之精

微存焉，鬼神之化裁出焉，仁義之大用興焉，治亂吉凶生死之數準焉，故夫子曰彌綸天下之道，以崇德而廣業者也。張子之學，無非易也……張子言無非易，立天立地立人，反經研幾，精義存神，以綱維三才，貞生而安死，則往聖人之傳，非張子其孰與歸？

其推崇張子者，正以其學之無非易，而屢譏朱子以易爲占筮之書，詳見張子正蒙注序及讀通鑑論卷十五張朱之判，亦可以易爲衡也。先生于春秋曰：

權衡之設，可以審大，可以審小；可以程重，可以程輕；物之貴賤，人之知愚，莫不用也；以等一切，以度一物，蔑不準也……王通曰：「春秋王道之權衡，」謂此焉耳。以程天下而準，以程一國而準，以程萬世而有通義，以程一時而有適用……曲成萬物而不遺。嗚呼！此春秋之所以藏于密也。春秋家說卷一下貞二七

百川學海而至于海，苟學焉而皆已至也……春秋，義海也，以義達之而各有至焉。同上卷二下頁二四其于春秋，推崇甚至。先生之政治思想，極言夷夏之防，義利之辨，時變之宜，權衡之設，頗有與春秋經世之思想相合者。則無惑乎先生之喜說易春秋也。他如大學中庸，先生則喜大學，而以「宋賢升大

王船山學譜

二二

學於中庸之前，誠得意而忘其迹。」禮記章句卷一而于孟子一書，雖亦甚爲推崇，而云：『孟子于王道，有前半截，無後半截。』讀四書大全說 卷八頁二三雖受影響，而有微詞。先生于老莊並有注釋，于佛說則有相宗格索；著述之中，于佛老之說，徵引駁難，屢見不一見。先生論天地日新，性命日生，實又受道佛二家學說之影響也。至于力誣陽明心齋卓吾，而先生家學，又與鄒東廓鄧泗山有關係，先生于明儒之學，亦當不無涉覽。固不止于以漢儒爲門戶，宋五子爲堂奧，參伍洛闡，推尊橫渠也。此論先生思想之淵源所不可不知者。

(二) 時代背景

先生生當明末清初之際，感異族之侵逼，痛神州之淪亡，其思想之發生，自與時勢有關。當時古學復興，西學輸入，亦有相當之影響。夷考其詳，蓋有六端可述者：

(1) 道學時文之反動 當時學者，痛憤明代之亡，多由學術空疏之故，如朱舜水云：

痛憤明室道學之禍，喪敗國家，委銅駝于荆棘，淪神器于犬羊。文集卷六 論某書

此以明室道學之禍，至于喪敗國家也。顧亭林云：